

与工农兵相结合，开门编志书

南京师范学院
南京大学 生物系禾本科植物志编写小组

COMPILING THE "FLORA REIPUB. POPUL. SINIC." (GRAMINEAE) BY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FLORA-COMPILING GROUP (GRAMINEAE) OF THE DEPARTMENTS OF BIOLOGY OF
NANKI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NORMAL COLLEGE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与锻炼，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禾本科竹亚科几个属的任务，一年来，由于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和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反复学习，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注意不断提高自己走与工

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自觉性,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基本上完成了对浙江、福建两省竹类的调查、采集,并对所采的标本作了整理与初步的鉴定工作。此外,还收集、整理了部分资料。这些成绩,是在工农兵直接参加下所取得的,也是我们在走出校门以后的可喜收获。

短短的一年工作,使我们感到收获最大的还不是业务工作方面的进展,而是在深入实际的过程中,对搞好志书工作应走什么道路的认识有所提高。实践证明,只有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编志书的工作,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下面,是我们的几点肤浅的体会:

一、与工农兵相结合编志书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编写《中国植物志》为哪个阶级服务?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仅被剥夺了总结自己的丰富生产实践的权利,一直被排斥在科学研究工作的大门之外,而且还被剥削阶级诬蔑为“小人”、“下愚”。科学研究一直由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所垄断,他们的研究,自然是为剥削阶级掠夺资源,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榨取超额利润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服务的。

解放后,广大劳动人民翻了身,做了主人,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广大工农兵仍然不能在科研工作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在知识上的优势还没有完全被剥夺掉,他们满脑子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他们沽名钓誉,争名夺利,大搞学术垄断,乱搞新种,热衷于烦琐哲学,以致科学研究的“三脱离”现象也很严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蓬勃开展,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广大工农兵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用马列主义占领自然科学这块阵地,科研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通过实践,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是不是与工农兵相结合开门编志书,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成为《中国植物志》是否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关键。

一年来在我们进行志书编写工作的实践中还深切地体会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与工农兵一起编写志书,在理论上似乎比较容易解决,但在实践中还会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去年我们刚到杭州植物园,看到他们竹类区引种栽培了许多竹种,管理竹园的老工人和技术员,对竹子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心中很高兴,认为这里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但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存在,孔孟之道“上智下愚”的流毒还没肃清,所以,没有想到应该和工人一起编写志书,等到他们主动提出与我们进一步合作共同编写志书后,我们才初步认识到这是有关路线的大事。这件事充分地说明我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自觉性还是很差的。再如在浙江与杭州植物园的同志一起工作期间,工人们曾提出,希望我们译出一些有关的外文资料,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去年在杭州植物园的老工人和技术员来我校与我们共同鉴定标本以前,我们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大家认识到,这件工作就是很具体地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何况我们在一起工作也应很好地互相配合,因此一致同意立即动手把重要的文献先译出来。这件事也暴露了我们口头上说为工农兵服务,事到临

头,就往往忘了,所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得失。再联想到另一件事,感想很多,我们刚到美菇林场的那天,就去后山采标本,由一位林场老工人带领,刚到目的地就下起雨来,这位老师傅叫我们在路上等着,自己到差不多一人深的灌木草丛中去寻找并砍了两种竹子带给我们看。他这样做,显然是怕草上的雨水弄湿了我们的衣服。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对比之下,这位老工人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同时也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艰苦,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这些优秀品质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而且也只有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他们的再教育下,不断改造世界观,才能做一个为工农兵所欢迎的知识分子。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决不能把编写志书当作纯业务性的问题来看待。要想把志书编好,就必须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坚持深入生产实际,虚心向工农兵学习,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否则就必然会走到斜路上去。

二、与工农兵相结合,是多快好省地完成 编写志书工作的保证

两年前当我们接受任务时,大家都感到,竹类标本及资料都比较缺乏,尤其是合乎要求的标本更是不多,采集和鉴定都比较困难,再加上竹类在我国分布也很广,要在较短时期内完成调查采集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当时,有人告诉我们,仅调查采集就非十年不可。但是另一方面,各地经常寄来竹类标本,或来人要求我们协助解决竹种的鉴定问题,又促使我们要尽快地搞清我国的竹类植物,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经过分析讨论,大家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困难是不利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竹类植物经济价值大,广大工农兵群众有长期栽培、利用的经验,只要依靠群众,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更进一步认识到,依靠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是多、快、好、省地完成《中国植物志》编写任务的必由之路。

1. 工人师傅、贫下中农以及许多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基层技术干部,他们对竹种的识别、分布、竹材的性能及用途等都很清楚,和他们一起调查采集,就可以克服我们在调查采集中的盲目性,保证采集质量,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业务上再学习的极好机会。例如选点,去年我们选定的两个重点地区,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决定的,实践证明,这两个点竹种都比较丰富而且集中。相反,我们凭书本知识,主观臆测来选点,原以为武夷山竹种一定不少,跑了一趟,结果收获不大。再如在美菇林场,林场老工人给我们介绍了形态上非常相似的两种竹子,绵竹及花绵竹,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们肯定会当成一个种而忽略过去。原来它们之间除了杆上有没有斑纹(此性质有变化),箨舌颜色的深浅和边缘的纤毛略有不同外,出笋期有明显的差别,一种正在出笋期,另一种的笋壳已全部脱落,成长为嫩竹了。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浙江安吉县土产公司的一位基层干部,对该地各种竹子的竹材性能及用途都很熟悉,不仅了解当地利用情况,外销的用途也很清楚。所有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再学习的好老师。我们在杭州植物园的时间最长,该园的工人师傅姚昌豫和技术员陈绍云,在业务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他们教我们认识了许多以前不认识的竹种。这些例子都说明实践出真知这一真理,同时也是对孔老二、林彪之流“上智下愚”诬蔑劳动人民的有力批判。

2. 与老工人、技术员一道鉴定标本。去年十一月,杭州植物园的姚师傅及陈技术员来南京与我们共同鉴定在浙江采的刚竹属标本约 40 多个种(或品种)。他们来之前我们已把主要的资料译出。在鉴定过程中则主要由他们提出初步意见,而后与描述逐条核对,结果表明,凡是他们能肯定的,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对那些暂时不能肯定的也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这样,仅在 10 天左右的时间内,就把这些标本都初步地鉴定了一遍。我们体会到正是由于他们对各种竹子从出笋一直到成竹都很熟悉,只要看看描述能否对上他们已知的那个竹种就行了。如果我们鉴定,在没有适用的检索表,并且标本及野外记录难免不十分完整的情况下,困难就比较大,有时甚至进行不下去。同时这种集体鉴定的办法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避免仅由少数“专家”、“权威”说了算数所产生的主观、片面的缺点,而这种缺点在分类学中是屡见不鲜的,有时甚至极为严重。

在上述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工农兵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他们参加编志工作,不仅总结了他们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也提高了我们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自觉性。这样,我们的志书编写工作也就一定能多快好省地完成。

三、与工农兵相结合必将改变植物分类学的面貌

长期以来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工作中,形而上学、烦琐哲学、形式主义、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比较严重。表现在烦琐的考证继以及连篇累牍的文献引证;冗长而毫无重点的描述使读者抓不住要领;有的种被生硬地分割为界线不清的几个种,以至造成连作者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地步;还有个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在那里创造“物种”;至于脱离生产实际的现象就更是普遍了。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植物分类学也有所改革,特别是已开始重视联系生产实际,但在研究方法上和研究队伍的组成上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这说明,旧的习惯势力不是那么轻易地就会从我们的头脑中清除掉。工农兵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参加志书编写工作对于改变《中国植物志》编写队伍的成分,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对资产阶级专政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必然会推动和促进植物分类学的革命,使我们的志书能真正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的工作才进行了一年,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路线觉悟不高。我们的工作距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比起广大工农兵还差得很远,但这一年我们受到了深刻而实际的教育,实践证明志书的编写工作一定要有工农兵参加,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编写出一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植物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